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尚書注疏卷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傳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音義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

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陑音而

疏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名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師之所在故

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當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人際愁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

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衆疏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收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傳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予惟聞汝衆言傳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傳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傳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傳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絶衆力謂廢農功

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傳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

以脇之使勿犯

音義：格庚白反來也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恤苟律反舍音捨廢也復扶又反遏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喪息浪反注同惰徒臥反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

疏：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今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

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

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此經與上今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兩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上既驅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

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竝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寛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

之辭附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音義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正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扈音户

疏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代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

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尚以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

說以社為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葢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

二臣自明也

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傳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傳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

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傳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

之常寶也七音義績子寂反從才容反朡子公反俘音孚行户剛反一音如字誼本或

作義

疏傳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傳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傳為湯左相奚仲之後音義夏亥雅反坰故滎反徐欽滎反又古滎反虺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疏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

作誥以誥湯史録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説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

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音義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疏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傳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音義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傳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為主也音義

矯居表反誣音無臧作郎反**疏**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傳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生粟恐被鋤治簸颺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傳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音義繁音煩蕃羊九反朼悲里反徐甫理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矧申忍反惡烏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音義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

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音義懋音茂吝良刃反王如字又于況反疏正義曰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悋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傳言湯寛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傳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音義 仇音求餉式亮反

疏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曰徯獨後予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

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音義徯胡啟反蘇字亦作穌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疏傳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

之言正義疏傳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音義推土雷反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音義懈工債反疏正義曰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言脩

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則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也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之義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與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傅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

若者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音義中如字本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王徐于況反又如字好呼報反嗚呼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傳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音義鮮息淺反覆芳服反暴蒲報反或作虣

序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

誥疏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録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湯誥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音義誕音但告工毒反疏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内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告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稱曰予

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疏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傳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音義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疏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

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傳言百姓兆民竝告無罪稱寃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讁寤之而桀不改音義寃紆元反讁遣戰反寤五故反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音義台音怡牡茂后反疏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

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傳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音義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疏傳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

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恵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音義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飾也

煥呼亂反樂音洛 疏 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傳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傳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 音義 俾必爾反徐甫婢反使也輯音集又七入反戾力計反 疏 傳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 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 音

義慄音栗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傳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匪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音義彝徐音夷慆他刀反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傳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疏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音義忱市林反

序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音義咎其九反單音善卷末同疏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祖后傳凡三篇其二亡疏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叙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

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音義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祠音辭祭也

疏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

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任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

傳居位主喪侯

甸羣后咸在傳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傳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音義見賢遍反向徒遍反總音揔疏正傳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音義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疏傳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先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啟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

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傳莫無也言皆安之

暨鳥獸魚鼈咸若傳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音義暨其器反鼈必滅反疏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傳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亳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音義亳旁各反徐扶各反疏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傳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竝化終洽四海音義長丁丈反

疏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疏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音義咈扶弗反疏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

明傳言理恕疏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傳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疏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音義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音義哲本又作喆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

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傳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傳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

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湼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音義儆居領反酣戸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罳魚巾反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爭諫爭之爭鑿在洛反額魚白反湼乃結反隸郎計反疏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

貨色心殉貨貨色常為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正義曰酣歌常舞竝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

俗也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
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十愆有一則亡國喪
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
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厲臣下故言臣不正
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
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
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
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音義洋音羊徐音翔疏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惟上
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祥善也天

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音義賚力代反疏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

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序肆命傳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序徂后傳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序太甲既立不明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傳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音義朝直遙反

疏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于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傳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上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疏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

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音義**倚於綺反**疏**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已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宫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傳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音義顧音故諟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疏傳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傳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傳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音義遠于萬反監工暫反辟必亦反徐甫

亦反疏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傳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傳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

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音義丕普悲反
徐甫眉反先見並如字注同相息亮反
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
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彦
啓迪後人傳旁非一方美士曰彦開道後人言訓戒無
越厥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

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傳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傳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音義昧音妹俊亦作畯廸大歷反越于月反本又作粤覆芳服反注同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懌音疏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亦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彦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道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

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悦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彦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揄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

也如射者弩以張誋機闗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傳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音義輕遣政反疏傳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

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傳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音義義本亦作誼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于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疏傳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

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音義闋苦穴反冕音免

疏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

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寛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

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傳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音義胥息餘反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傳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音義厎之履反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

疏傳正義曰釋言云逑徵也徵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召名也轉以相訓故逑為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音義孽魚列反逭胡亂反疏傳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

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音義背音佩徐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首至手疏傳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

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襃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俯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傳言俯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傳湯俱與

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音義徯胡啟反疏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竝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顧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傳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音義懋音茂疏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鑒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

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朕承王之休無斁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音義斁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傳言居天

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疏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德惟治否德亂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音義治直吏反注及下同疏傳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與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

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疏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傳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音義咈扶弗反疏傳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

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傳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音義覆芳服反疏傳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己有退心也邦其永孚于休傳言君臣各以其

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

太甲疏正義曰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于心

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王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傳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傳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

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自出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

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説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傳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傳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音義諶徐市林反 疏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説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徳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徳俾作神主傳天求一徳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徳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正義曰徳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黄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

孔所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信也

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傳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音義王于況反下以王同或如字僭子念反

疏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

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音義行下孟反殺色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為上之為于偽反為民同為德之為如字為下同徐皆于偽反易以豉反

疏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令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

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其難其慎者此經中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

臣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傳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音義烝之承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傳能整齊萬夫其

政可知音義長之丈反疏正義曰此又勸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傳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為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説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説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别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别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傳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傳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音義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疏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忠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傳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傳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音義沃烏毒反疏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序伊陟相太戊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傳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音義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云太甲子桑蘇郎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遥反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乂治也疏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内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恭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録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于巫咸而後告太戊傳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共文或當别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筭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

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竝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序太戊贊于伊陟傳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傳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疏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恭敬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

序仲丁遷于囂傳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傳陳遷都之義亡音義囂五羔反疏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竝陳

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䴚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䴚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䴚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説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䴚去亳也

序河亶甲居相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

傳亡音義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序祖乙圮于耿傳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作祖乙傳亡音義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疏傳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𨛭謂遷來向𨛭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𨛭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

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毁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毁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䣈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注疏卷七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湯誓序升自陑傳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劉敞曰言升陑者謂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乃云出其不意孫吴之師非湯與伊尹之義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庶○臣召南按文義應作湯戒誓士衆又按此篇今爾有衆汝曰及今汝其曰皆謂士衆不欲伐夏故作誓明必往之義孔傳解經全非經意

至序所云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則此誓已後之事也林之奇曰此篇是始興師誓衆於亳邑之辭甚確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臣召南按史記作至於泰卷陶中壨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蘬大戴作仲傀趙岐曰萊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為湯左相是伊尹為右相

成湯放桀於南巢疏桀奔南巢一段○臣浩按疏一條

監本誤移於後文奉若天命注下又此篇疏並不依經傳之次以類相從今竝一一移正

湯誥序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臣召南按伏生今文無湯誥而孔壁古文有之即此篇王歸自克夏云云是也乃史記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

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按其辭醅類尚書但今文本闕湯誥古文具存不知司馬遷何處得此逸篇也附錄於此

若有恒性○羅欽順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臣浩按此句宋儒連上降衷於下民讀即

中庸天命之謂性也孔傳則連下克綏厥猷讀

伊訓序太甲元年疏湯没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蘇軾曰本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殷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

伊尹祠於先王○王應麟曰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祠

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自周有終傳周忠信也○蘇軾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王柏曰周當作君金履祥曰古文君字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亦云當作君

乃陳戒於德疏傳稱祖甲即太甲也○臣召南按此說不確若無逸所稱祖甲即是太甲則何以叙於中宗高宗之後

附序仲丁遷於囂○囂史記作隞

附序祖乙圮於耿傳圮於相遷於耿○王應麟曰殷本紀謂祖乙遷於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於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自祖乙以乙未踐位至盤庚己亥已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此之久也當闕所疑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尚書注疏卷八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mark:傳}}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mark:傳}}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mark:音義}}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mark:疏}}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

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叙其事作盤庚三篇傳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於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别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内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為宅壁内之書安國先得始

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内之書妄爲説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詰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

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若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寛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

盤庚上傳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音義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疏正義

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巢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具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

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庚遷於殷傳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傳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慼出矢言傳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既爰宅於茲傳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傳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傳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

其如我所行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傳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輙遷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傳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絶汝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傳天將絶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有由蘖傳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傳言天其長

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傳言我從欲如此音義籲音喻慼千歷反盡子忍反稽工兮反台音怡恪苦角反五邦馬云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斷又音短從才容反蘖五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底之履反

疏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

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顧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洛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顧師

裕也是寛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慼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於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若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若謂水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櫱木之餘也郭璞云晋衛之間

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傳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傳言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音義斆户教反庭如字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遥反疏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從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

大胥贊之爵師毀戈爵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規上而從汝臣下勿抑塞伏絶之鄭玄云爵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徙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 王命衆悉至于庭傳衆羣臣以下䟽傳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從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傳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傳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

其政音義傲五報反任而鴆反疏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作者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傳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音義播波餓反匿女力反疏傳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傳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傳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

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音義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疏傳正義曰鄭玄云聒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若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安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傳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音義惕他歷反疏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

逸傳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音義拙之劣反疏傳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巳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傳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音義紊音問徐音文疏傳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總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傳汝羣臣能退

汝進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傳戎大昬强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音義昬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昬暋皆訓强故兩存越本又作粤音曰于也强其丈反疏傳正義曰戎大昬强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昬夙夜之强也書曰不昬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昬也鄭玄讀昬為暋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為禍患也遠近謂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强於作勞則黍稷無所

穫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畧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疏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傳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傳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

及音義究音軌奉字勇反注同恫勑動反又音通痛也疏傳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傳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傳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

信用尚可刑戮絶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傳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音義相息亮反馬云視也徐息羊反憸息廉反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曷何末反爎力名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近附近之近靖馬云安也疏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不以情告我而輙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絶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

誅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傳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傳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傳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音義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金反馬云古老成人遲息轉反又蘇嘗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與音預烝之承反

疏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

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傳正義曰遲任古賢者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為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為小也知烝嘗有功

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毁時祭不祭毁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毁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傳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音義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疏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音義侮亡甫反易以豉反疏傳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傳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音義長丁丈反

疏傳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爲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傳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音義去羌呂反

疏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

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衆傳有善則衆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凡爾衆其惟致告傳致我誠告汝衆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傳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音義臧徐子郎

反佚音逸度徐如字亦作渡 疏 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傳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傳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傳升進命使前音義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造七報反注同馬在早反云為也褻息列

反

疏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爲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爲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目傳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釋詁云詁言也孫炎曰詁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詁爲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詁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傳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傳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

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音義鮮息淺反

疏傳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

傳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傳正義曰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傳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傳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承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傳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音義曷何末反下同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傳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音義籲羊戍反疏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傳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傳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傳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音義忱市林反鞠居六反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疏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內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俾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音義屬音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勑留反疏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若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具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怨怒何所瘳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俾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疏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俾言不徙無後計汝何

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疏正義曰顏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傳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音義穢於廢反疏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傳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音義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疏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恐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猶不用徙也傳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予

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傳迓迎也言我從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音義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疏傳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若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傳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音義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疏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

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傳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傳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傳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傳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音義重直勇反又直恭反疏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顧遷言神后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從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爲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若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

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訓爽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傳勞之共治人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傳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傳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音義戕在良反又七良反行下孟反斷丁緩反疏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

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怨汝進我乃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進我命故汝祖父亦怨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正義曰勞之共治人者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傳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傳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傳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音義治直吏反盡子忍反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疏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皆所責之人故言

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作大刑於我子孫者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傳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傳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傳羣臣當分

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乃有不吉不迪傳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傳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傳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傳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音義〔不易之易以豉反注同易種之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分扶問反〕

又如字注同暫才淡反隕于敏反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長丁丈反下遺長同

疏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絶遠棄廢之心須存心奉行汝羣臣常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遇人即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絶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

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爲之無巳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内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絶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於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絶在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卿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傳定其所居正郊廟朝

社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俾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俾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俾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音義奠田薦反朝直遥反腎時忍反腸徐持良反比毗志反讒士咸反疏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

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怨怨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正義曰訓攸爲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宫乎若留地以擬王宫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竝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延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布心腹者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

多于前功傳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傳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音義降工巷反徐下江反去羌呂反析先歷反注同疏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於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

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於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於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有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鹹滷令人沈溺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傳言皆不明己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傳以徙故天

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傳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傳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傳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音義治直吏反弔音的或如字賁扶云反

疏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

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

傳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棐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決龜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傳邦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傳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傳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音義長丁丈反注同相息亮反好呼報反任而林反疏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勅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

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百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勑衆臣故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復相訓故尚為庶幾庶幸也幾𠖥也隱謂隱審也幸𠖥相與隱審撿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彊之勝也彊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

安其居治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俾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俾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俾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音義告呼報反疏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注疏卷八

尚書注疏卷八考證

盤庚序將治亳殷○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裴駰注按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改號曰殷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　臣召南按亳有三北亳南亳西亳此在偃師則西亳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

盤庚之遷是於舊地附近新營京邑故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曰用永地於新邑也

疏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臣召南按自盤庚以後都於殷凡七君至武乙始遷河北傳子及孫至曾孫紂史記有明文然則自亳從朝歌自武乙始也

盤庚上疏子開甲立○殷本紀作沃甲司馬貞索隱曰系本作開甲臣浩按此疏所引者本紀文也又用系本作開甲蓋開字係沃字之訛

誕告用亶其有衆○臣浩按注疏讀此七字爲句宋儒

始以其有衆連下咸造二字爲句

今予命汝一疏令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臣召南按

如疏所解則今予命汝當一讀一字爲一句

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臣召南按孔傳以大能進勞

汝觧予丕克羞爾以義懷汝心解用懷爾又云而汝

進我是汝反先人孔疏順傳爲說是經文然字自爲

一句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傳不進進疏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

○臣浩按此二篇中三言生生傳俱解作進進疏謂王肅亦然似古人方言如是

故有爽德傳湯有明德在天○臣召南按傳解此句頗爲牽强依傳則故有爽德自上六字爲句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金履祥曰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繇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設中古文作翕中於義爲長

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傳宏賁皆大也疏詩云有賁其

首○臣召南按宋儒蘇軾陳傅良解賁字作易賁卦之賁言新遷規模煥然一新以湯誥賁若草木証之似較傳疏爲愜

尚書注疏卷八考證